

第八回 說新文絕斷劉園約 講道德掩倒吳江盟

話說危雲謂秀英曰：“還有一段緣故，左右與相公說了罷。”秀英曰：“願聞。”雲曰：“正月間，有一人不知何處奸徒。冒了相公的名字，到我大人衙中前來就親。相公在吳江與我小姐唱和的詩句，他竟一概知道。我們大人原不識相公尊容，竟被那奸徒冒認了。成親之時，在洞房中被我小姐識出面貌，使婢稟知夫人。夫人大怒，即著長沙縣鎖拿奸徒審問。正要定他死罪，奈我大人不忍，遂令知縣將他放了，可憐我大人、夫人與小姐，為著相公一人，做了幾多故事。相公卻將此事拋開一邊，安然自圖功名，好負心也。”

秀英聞得此話，引動自己情由，不覺渾然淚下。德曰：“相公不必傷心，我大人將欲使人造府，請相公就親。因恐相公進京去了，故未請耳。今幸相遇於此，敢請相公同往湖南，早成好事。”秀英聞言暗思：“那吳江小姐所遇的張生，莫非是花園的張生。但此等人物，不可多得，必然是他無疑矣。”乃詐應曰：“我自京轉，必須回家告知，然後方可應召。”危德應諾，自此更加敬重。

坐間，但見秀英面帶憂容。危德曰：“相公在此寂寞，待我說個新文與相公解悶。”秀英曰：“願聞。”德曰：“蘇州城外東郊，有一劉元輝老爺的小姐與婢女在花園內看花。有一書生與相公同姓，因尋春入他花園，見了那小姐，就寫詩一首。那小姐卻將他詩句抹去，又在圍牆外寫詩和他。次日，那小姐就不見了。劉老爺見了牆外詩句便大怒，就將此事報到吳縣，即拿那書生到案。問那書生拐帶小姐那裡去了，把他強打屈招。收監未幾日，遂死在監中。那小姐竟無處尋蹤，這事奇也不奇？”

秀英聞得此話，大驚失色，祇得免強應答。自思：“張生既死，我復何往。但已至此，無家可歸。不如乘此二人機會，往湖南一走。且那小姐是有才之人，又與我一樣心病，必然同病相憐，或者可以安身，亦未可知。”主意既定。

不一日，船到了鹿江，秀乃假意與危德兄弟作別。德曰：“相公欲回府，當著舍弟相送到府上，打住兩天，原與相公來此。我便在此等候，同往湖南便了。”秀英曰：“既承相邀，就此同往湖南便了。我當存封書信回家。”乃假意上岸，片時即下船來。危德兄弟大喜，遂開船望蘆溪一路而來。

及到湖南，危德先上岸。見了楊巡撫交了公文，乃稟曰：“小人奉差到蘇州轉身，在九江遇著大老爺女婿在京會試回來，小人敬請他到此。今現在船上，專候示下。”巡撫聞知大喜，重賞危德兄弟。

乃入內，將此話與夫人說知，夫人大喜。時梅香在側，聞知此事，忙報知小姐。時菊英小姐正在觀書，聽得這個信息，乃喜曰：“天不負我志也。”乃囑梅香曰：“爾認得張郎，可往觀之。”梅香領命而去。

卻說楊巡撫，一面使危德兄弟及家丁用衙轎迎接女婿，到衙門，大開暖閣，接進內衙，巡撫與夫人起身相迎。秀英卻從容下轎，行禮間飄然可愛。禮畢，請坐於東旁。秀英欠身曰：“小生寒窗中久慕老大人盛德，今得晤明威，實三生有幸也。”巡撫曰：“老夫幼而無學，壯而無述，今則老之將至耳。蒙聖恩謬付邊疆重任，賴國運安寧，得以自樂。然才實不稱職，如足下青年學富，真乃後生可畏。今幸遠臨敝衙，得以點我迷津，此老夫之大幸也。”秀英曰：“小生碌碌庸才。但願朝夕蒙訓，大人無自謙也。”巡撫曰：“老夫年已六旬，苦無子息。孤生一嬌女，年已十六，願配足下為婚，未審尊意如何？”秀英暗思：“祇要見了他小姐，自有主意，權且應之。”乃曰：“既蒙大人謬舉，謹當如命。祇恐窮鄉下儒，恐有辱小姐耳。”

正話間，內已設席。遂請秀英飲酒，巡撫親自相陪。席間高談闊論，對答如流，巡撫甚奇之。飲罷，命僕送秀英至書房中歇下。

卻說梅香領了小姐之命，來到廂房。覷見秀英面貌不是庭瑞，聞其聲音亦不是。乃入告小姐曰：“此生又不是庭瑞，但其貌不在庭瑞之下。今老爺令人，送到書房去了。小姐何不假扮男裝，去一試便知明白，免得再如前番之事。”菊英大喜，換了男子衣巾，往書房而來。

先使梅香通報曰：“少爺相候。”秀英聞報，暗思：“適間，巡撫自言無子。又有甚麼少爺，此必小姐假扮男裝來試我也。”乃出迎接入內。

禮畢，分賓主坐，梅香立於菊英旁邊。秀英指之曰：“盛介請便，容伸一言。”菊滿面通紅，以目視梅香，梅香乃退。秀英曰：“蒙令尊翁以令妹下配於愚，愚已允從。適退入書房，有人言令妹，舊在吳江夤夜與人聯詩訂約。後為令尊知覺，欲以家法治之，令妹奔避村中。又因賊難奔逃，為令尊捕轉。不期又有奸人，假冒庭瑞前來就親。竟中其計，直到洞房方為令妹察出，將奸人著縣治罪。此事果有之乎？”

菊英見他不是庭瑞，正欲盤問。不料秀英，反說出這段情由，祇得答曰：“有之。”秀曰：“誠如是，令妹寧無愧乎？”菊曰：“舍妹自幼讀書，詩才殊絕於人，當時盡稱為才女。舊在吳江偶觀風月，適聞庭瑞高吟。因其詩詞清新，知其為當世奇才也。才逢才，能不留題於光風霽月之下乎？是故，舍妹亦和其詩。二才景同而詩合，是以才憐才，而有以約也。以詩而發乎性情，豈凡夫俗子所能識哉。家君過於剛烈，實一時之怒也。幸天不絕人願，故舍妹得以旋歸。奸人妄冒之由，亦家君失認之過也。舍妹察出奸冒，尚不至於失身。由此觀之，舍妹不徒為才女，可謂烈女中之奇女也，復何愧焉？”秀英乃笑曰：“吾聞有才者必有德，有德者必有行。今妹既讀詩書，自負才名。必尊習孔孟之訓，守朱程之規。且教養婚配，事由父母。禮義廉恥，修自身心。家庭有堂室之別，男女有內外之分。此數者雖窮鄉下邑，凡夫俗子，所共知也。令妹乃宦家子女，聖門賢才。自當守正惡邪，謹靜深閨，方為有用之學也。乃因一詩而動心，不以男女分別。自負一點之微才，見人以為知己，聞言以為至交。遂不顧禮義廉恥，竟以終身自約。不思上有父母，任意施為，雖凡夫俗子，未必如是。兄乃以才名加之，則古今之才，盡成不美之名耳。令尊翁侃侃剛直，豈能容此。兄又以尊翁為過，是兄之大不孝也。夫為烈女者，身雖女子，志勝男兒；謹言慎行，以節為主。令妹既自失於庭瑞，又違命於父母。遇奸人而不早察，事臨時而後變，面種種事端，豈烈女之規模也。堂上交拜萬民共知；洞房合巹，三楚相聞。兄反以為未失身，豈必欲共枕同衾，方為失身者乎？兄以烈女歸之，烈女中未嘗有如此之事也。越之西子，善毀者不能閉其美，齊之子姜，善美者不能掩其醜。事已如是，豈舌辯所能掩乎？”

這一席話，說得菊英滿面羞極，無言可對。更不好問他姓名，遂欲起身。秀英一把扯住曰：“令尊翁以令妹許我，我與庭瑞如何？”菊曰：“家父祇道爾是庭瑞，爾既非庭瑞，何得冒名至此？”秀英曰：“庭瑞已死，兄尚不知耶？”菊英聞言大驚曰：“爾何以知其死？”秀英曰：“我在蘇州，聞得庭瑞在東郊劉府花園內，與一小姐和詩。後為劉老爺知覺，即行告到吳縣。知縣為庭瑞印信，才幾日

死在獄中。此事貴署公差，危德兄弟盡知。”

菊英聽了這個消息，受驚不小，急欲問危德虛實，又起身告辭。秀英又扯住問曰：“與兄談論半天，未曾請教高姓大名。”菊英曰：“我乃楊巡撫之子，爾尚不知耶？”秀英曰：“適間，令等翁自言無子，然則令尊翁謊我耶？”菊英受逼不過，大叫一聲，昏絕於地。正是：

氣似涌泉關不住，語如利劍實難吞。
未知菊英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秀英本欲往江右，以俊美玉。不料往湖南而遇菊英。菊英本欲守深閨，以俟庭瑞。不料遇秀英而譏庭瑞。事奇而文亦奇。秀英訪美玉，是以女求男。菊英訪秀英，是以女遇女。女求男未見情人，女遇女偏逢敵手。非美玉之詩，何以見牆外之詩；非牆外之詩，何以起元輝之怒。非元輝之怒，何以至美玉之死；非美玉之死，何以絕秀英之念。一處緊逼一處，一層變換一層，乃至有湖南之行矣。蘭英善男裝，秀英善男裝，菊英亦善男裝。同一男裝也，蘭英則志在功名。秀英則為訪美玉，菊英則欲辨庭瑞。其志各自不同，真令讀者快目。秀英是一假女婿，菊英是一假公子。菊英欲察秀英之假，秀英則先知菊英之假，此秀之所以勝菊矣。故孫子曰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”。美玉在院衙，全冒庭瑞之名。秀英在書房，卻不用庭瑞之名。菊英欲辨其非庭瑞，秀英卻辨其非公子。秀英真有勝人之才矣。危德謂張生死於獄，秀英大驚，驚後則思別圖。秀英謂庭瑞死於獄，菊英大驚，驚後則難改志。菊英之為難，又甚於秀英矣。若使秀英遇美玉於吳江之船，亦必題詩訂約。今聞美玉死，未必安心別圖矣。

[返回 >> 白圭志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